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
征文 第十一季

长征路上的重阳

卫晨月



又是一年重阳时,城市各处大屏滚动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海报。这不禁让我思索:九十年前,长征路上,重阳究竟是什么模样?重阳这个日子,早在汉代《西京杂记》中便有记载:“九月九日,佩茱萸,食蓬饵,饮菊花酒,云令人长寿。”登高、赏菊、敬老、团圆,这些习俗在民间流传了两千年。但1935年的九月初九,重阳如期而至,却又仿佛不曾到来。

长征路上无声的重阳,并非只发生在1935年的六盘山。早在队伍启程之时,他们便已与重阳相逢。1934年农历九月初九,公历10月16日,部队刚刚撤离苏区。10月10日队伍自瑞金集结,17日夜渡于都河。于都河边百姓赶来送行,老人牵着孩童,把鸡蛋、糯米团径直塞进战士口袋。有人垂泪,有人默然不语。据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》记载,队伍趁着夜色渡过于都河,向着粤北群山行进。没有人在此时念起重阳,这便是长征路上第一个无声的重阳。

一年后的重阳,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刚走出草地,抵达六盘山一带。每日的任务只有行军,不停向前。战士们行囊里装着干粮与枪械,心中牵挂前路还有多少里程、身后有无追兵。行军日记记录着里程、民情、敌情,没有一字提及当日是重阳。没有茱萸,没有菊花酒,更没有阖家围坐的团圆——这些美好,离他们太过遥远。

据长征时期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所著《军中日记:1933年至1936年》记载,那一年重阳,部队正驻扎在单家集、张义铺一带。刚走出草地,将士人困马乏,当地回民群众送来饮水、粮食,让队伍得以短暂休

整。行军日记记下了这些温暖细节,唯独没有提及重阳。

对跋涉途中的红军将士而言,早已无暇顾及节令。能够突围前行、争取胜利,才是眼前头等大事。秋风掠过山头,雁阵向南飞去。古人见此景象,常会牵动乡愁。而他们心中所想的,并非一家一户的团圆,而是国家能否迎来安稳岁月。

重阳过后一日,队伍翻越六盘山——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。天高云淡,毛泽东写下“望断南飞雁”。那目光追随雁阵向南,南方,是他们出发的地方。从江西一路跋涉至此,多少将士长眠征途,征程万里,难以细数。古人登高寄乡愁,而他们登高,只为翻越险峰,继续向前。

在我的老家四川雅安,每逢重阳,六十岁以上老人会聚在活动中心,看歌舞、领慰问品、切蛋糕、共进午餐。前两年我在活动现场做志愿者,看见一位老人端着蛋糕坐在台下观演。村里人说,他的儿子在外务工,每到重阳,都是村里陪他过节。

后来我到市区一所医院工作,才知晓医院里有着别样的重阳。医护人员会提前联系社区、老年大学、养老院等,在节日前后携带设备,上门为老人体检、答疑。有一次活动结束,一位老人紧紧拉住医生的手,反复说道:“你们来了,才像是过节。”医生笑了笑,没有答话,低头收好听诊器。

如今我们登高赏秋,或许不会想起1935年那个秋天,有一支队伍正在六盘山下默默行军。但没关系,当年他们奋力赶路,本就是为了让人们拥有这份安宁。而今,那场无声的重阳,终于有了温暖的回音。

室则名“双柿斋”。

老舍的女儿舒济曾回忆,春天柿花开时,场面极为壮观,引来数千只蜂蝶;秋天果实成熟,全家人便找来各类容器,盛上香甜可口的柿子,赠予亲朋好友。据说臧克家收到老舍送的水晶柿子还舍不得吃,一直摆在案头。

老舍在丹柿小院居住16年,他曾一次次见证柿子的生长:初时果子如梨子般青绿,待到秋霜浓重时慢慢变黄、变红,把积蓄一年的力量迸发出来,热烈地耀眼、香甜。因此他的作品关于柿子的描写,用笔寥寥,却细腻生动,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柿树,在岁月变迁中,寓意吉祥。唐代文人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柿树:“一寿、二多荫、三无鸟巢、四无虫、五霜叶可玩、六嘉实、七落叶肥大,可以临书。”后世称之为“柿树七德”。

古人祈求多子多孙,柿树枝繁叶茂的特点与之十分契合,因此,柿子常被作为贡品,出现在祭祀、婚礼等各类隆重场合。再者,柿子本身的色、形、味,透着安稳与甜蜜;而且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谐音,故而越来越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被赋予柿子。

画坛圣手齐白石就十分看重柿树的美好寓意,自诩“柿园先生”。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柿子题材画作:《事事如意》《事事清白》《三世太平》《五世同甘》等,每一幅都是艺术精品。

柿树,文人墨客赞颂它,市井百姓感激它。即便被封侯封相,它依旧不卑不亢,温柔了岁月,惊艳了秋光。它始终以最热烈的喜庆,带给人们千般如意、万“柿”吉祥。

桂花入酒时

伟大江

桂花开的时候,香气最不肯安分。树还在远处,风先把香送了过来。走近了看,花却细碎,一簇簇藏在叶间,并不像牡丹、芍药那样占尽眼目。这样的小花,人们舍不得只闻几日,便想出许多留香的办法:入糖,入糕,入茶,也入酒。

桂花入酒,听来简单,细究却颇有意思。清代杨万树《六必酒经》写“桂花露”,特意说要“采沍露半开之桂花”。花没有全开,晨露还凝在花瓣上,一年中适合采摘它的时辰,仿佛早已被古人细细考量。随后蒸花取露,“承取滴露,和入酒中”;书中又记一法:“或将桂花和饭同酿。”一种取花露入酒,一种令花与米饭一同发酵酿造,方法虽有不同,都是要把枝头的香气封进酒里。

读这样的旧酒书,很容易被那些细微的工序吸引。蒸饭,摊开,拌曲,入甑;桂花则要等到半开之时采摘。酿酒本就是慢事,再添一味桂花,更不能只图一个“香”字。花何时采摘、怎样入酒,皆有先后次序。树上的桂花一阵风便能吹落,酒里的桂香,却要交给时间慢慢安顿。

说起桂花酒,人们常会想到《楚辞》中“奠桂酒兮椒浆”。不过,这里的“桂酒”不宜径直解释成如今所说的桂花酒。王逸注“桂酒”,释为“切桂置酒中”,所指更接近以桂类香木浸酒。若要寻找名称更为明确的桂花酒,唐人苏鹗《杜阳杂编》中已记载“桂花醕”,与“凝露浆”一同列入酒品。“醕”本指美酒,“桂花醕”三字,花与酒的关联便清晰许多。

千百年来,人们把花放进酒里,并不是为了让酒全然变成花香。一盏桂花酒,仍须保有酒的本底。桂香若是过于浓烈夺味,反倒失了分寸;香气若似有若无,饮至后半,才从酒香里分辨出来,才有寻味的意趣。桂花本就不是浓艳的花,落到杯中,也宜留一点余地。

这大约也是桂花入酒最动人之处。鲜花可趁盛放之时采下,酒却不能在那一刻催着成熟。一边是花期短暂,一边是酿造漫长,两种不同的时间在此相逢。《六必酒经》写桂花“和饭同酿”,短短几个字,恰好把这件事说透;花不再只是浮在酒面上的点缀,而是跟着米、曲一同完成酿造。

等到桂花从枝头落尽,秋色渐深,坛中的酒仍在缓缓蜕变。这时再忆起花开时节,不再是隔树闻香,而是静待某日揭开封泥,将一季花香倾入盏中。

有些秋味适合趁鲜品尝,有些却不必急于一时。桂花入酒时,花瓣落进酒坛,余下诸事,交给时间。



秋柿藏清欢

妙如



柿树,或生长在荒郊野外,或种植于庭前屋后。民谚有“霜降到,柿子俏”的说法,每逢金秋时节,柿子成熟,吉祥也随之而至。

柿树,于艰难时光里,点燃生的希望。历史长河中,水旱蝗灾、战乱频繁之年,庄稼颗粒无收,饥饿的百姓依靠柿树才熬过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:一小撮谷糠,再加上削下的柿皮和不成形的柿肉,捣和而成的“柿糠”成为灾荒年间的活命“口粮”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柿子的医用价值:“其味甘而气平,性涩而能收,故有健脾涩肠,治嗽止血之功。”在缺医少药的年代,老百姓还把柿霜刮下来,既是糖,又当药,将其搁在稀粥里,甜甜的;碰上口舌生疮,抹上一点,立马见效。

据说柿树还曾是皇帝的救命恩人。刘秀称帝前曾遭王莽军队追杀,一路上饥渴难耐,快要撑不住时,幸遇一片柿林,红彤彤的柿子入口,才有力气摆脱追兵。后来他登上帝位称赞:“柿树万万年!”无独有偶,逃荒路上的朱元璋也曾受柿树恩惠,当故地重游时,他亲自敕封当年那棵大柿树为“凌霜侯”。

柿树,在平淡生活里,积蓄美好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《咏红柿子》中写道:“晓连星影出,晚带日光悬。本因遗采掇,翻自保天年。”恬静的日子,因赏柿、食柿、做柿饼,多了几分乐趣。

“人民艺术家”老舍先生酷爱柿树,举家搬至北京丰富胡同19号后,第一件事就是托人到西山移植两棵拇指粗的柿树,甬道两旁各种一棵。几年后,树干直径超过海碗,小院因而得名“丹柿小院”,夫人胡絮青的画